

■ 李藕堂 著

陈季华临记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1 哦，临江

深藏在吉林省东南端的临江市，背倚古称不咸山的长白山，面对秀丽的鸭绿江，是一座独具北国山川气韵和边城况味的旅游重镇，名闻遐迩。

我慕名而来，留连忘返。我在这里畅游了大山大水，探寻了当地人民反俄抗日、惊天地泣鬼神的传说与遗迹。特别是当我步入“四保临江”烈士陵园，详细地了解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在这里曾发生过一场事关东北解放战争命运的大保卫战时，我对临江更产生了无限的敬意。我深深地体悟到，临江不仅仅是山水名城，有着大山大水的奇美，更是一座英雄城，有着顶天立地的英雄之美。我久久驻足猫耳山，不忍离去。

我的记忆里，将永远抹不掉那个静穆的上午。

我虔诚地品读了烈士墓地碑文，走出纪念馆，再回望猫耳山时，心里涌动着一股浓烈而化解不开的情结，并有些悲凉地想，50多年前那场意义重大的保卫战，已在弹指一挥间逝去了，难道就只剩下盍盍墓冢和凝固的纪念物了吗？也许有人会笑我呆痴，甚至还有人会说，当年那场大战，都什么年月了，还有什么可看可思可留的？怀有这种情绪的人肯定会有。多年前，我在执笔创作电视剧《周恩来在大连》时，有人就说，怎么现在还写这些人？要是没有毛泽东这些人，中国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言下之意，就是中国共产党阻断了中国的社会发展。这种言论，我在某位名人的宏

论中也曾看到过。他们以暴力冲突是阻断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,否定了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种种社会革命。当我在临江城再一次想到这些言论时,我为那些英灵们不平,并在心里大喊,事情不是这样的!

因为历史没有死去,只是逝去。特别是那场大保卫战,距今也只有 50 多年。那场大保卫战,绝不仅仅是中国政坛上两大政党的政权之争,实质上那是一场人性与非人性、道德与非道德、人权与非人权的大搏斗。因为当时强大的国民党军队,是在为个人的权势而战,是在为个人的私利而战,代表的是极少数人的利益。这就注定了他们必败的宿命。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,所以陈云在当年就说,我们有了人民就有了一切。实践验证“德者得也”的千古真理。正因为这种理念深得人心,就产生了一流的战斗力,击溃了不可一世的“中央军”。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,今天正是过去的传承。特别是当现在社会上种种的丑恶,疯狂地扑向善良的人们时,我们就会更感到当年那场大保卫战所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之宝贵,更加感到一代伟人陈云,在临江很短的时间内,用一个共产党人、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人格力量所矗立起来的丰碑。

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,我拿起了笔,走进当年那场大保卫战中,去探访陈云,去探访一个又一个的灵魂。当然这不是他们的简单复活与翻版,而是一种对当下的观照和一种呼唤,抑或是一种道义与责任的传承……

2 元宝山之梦

这天,安东(今丹东)的午后挺哀痛,满天的风雪把视野中的一切都披上了白色,并发出呜呜咽咽十分凄厉的声音。大街上几断行人,灰白色的天空上更是万鸟飞绝,只有深秋的残枝枯叶,做最后挣扎的飘舞。

但在杜聿明的眼里,这一切都是吉庆,是一种他久久向往的象征。他惬意极了!并且游兴大发,他要在雪中登元宝山。

这真应了佛家一句真谛——一切惟心所造。

杜聿明虽不是佛家弟子,但他却相信一切惟心所造。所以,此刻他不是心随境转,而是境随心转。

杜聿明虽被人称为儒将,但素无文人雅兴。今天他一进才攻占的安东,突然要郑洞国和他的参谋长赵家骧陪同他登元宝山赏雪。这一举措,很使郑洞国一头雾水,不得要领。

郑洞国从在长城抗战认识杜聿明至今,二人可称得上知己。他不知杜聿明雅兴何来?特别是当他们登上元宝山山顶后,杜聿明的仰天大笑,他甚感有些不认识杜聿明了。据说在昆仑关大捷的庆功会上,蒋介石用最甜润的声音表彰杜聿明时,杜聿明站在台上,除了一脸军人的威仪外,绝无丝毫受宠若惊的表情。现在攻克一个安东,蒋委员长的嘉奖,当然更不会使他忘乎所以的,今天他为什么突然要登山赏雪,仰天大笑呢?

赵家骧没有郑洞国的敦厚,多了几份狡黠,见郑洞国一脸的茫

然，便趁机说，杜长官笑得好，好极了。

杜聿明侧过脸来，感兴趣地问，赵参谋长，说说我为什么要仰天大笑？

赵家骧忙指着地下天上说，站在这元宝山上，既可俯视鸭绿江，又可眺望凤岭，巍巍然浩浩乎，望断天涯路，使人顿生吞吐风云之志！

杜聿明轻轻点了一下头，却说赵参谋长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是啊，站在这元宝山上，是让人生出吞吐风云之志，但我这大笑，却不仅仅是指那些的。当然也不是因为共军和它的党政机关溃逃临江，得到蒋主席的通电嘉奖。

郑洞国又是一惊。

赵家骧忙问，那到底是为什么？

杜聿明笑问郑洞国，桂庭兄，你我深交多年，当知我笑从何来。

郑洞国想了想才说，是了。光亭兄今日雪后登山，必是想起五华山事件，为人背黑锅。军旅次中又患重病死里逃生，感慨万千，才大笑不已的吧？

杜聿明被触动心事，望着远处说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桂庭兄，你再说下去。

郑洞国一头雾水，咧着厚厚的嘴唇说，光亭兄，再往下说，我就实在不晓得了。

杜聿明握着郑洞国的手说，桂庭兄真君子也！今日我突然登山，不是赏雪，也不是欣赏这奉省第一名胜。我是一踏上这唐朝命名的安东督护府的土地，我就想起了一个人。

谁？郑洞国、赵家骧忙问。

盖苏文。

盖苏文？这不是当年的高丽国大将吗？

是的，是这位高丽国大将。

我明白了！赵家骧脸上一片灿烂。当年唐朝征东大将军薛

礼,就是在这里,将高丽大将赶进了长白山,走上了不归路。临风思古,能不壮哉人生吗?

杜聿明也一脸灿烂,大声说,是啊。由盖苏文再想到满洲国皇帝溥仪,当年也是败走临江,成为囚虏。历史证明,南满共军即可歼,实乃壮哉人生!

说罢,杜聿明又是一阵大笑。赵家骧也随之大笑。这笑声在空谷山中,传得很响,很远。

但郑洞国依然没有笑。相反,他对这笑声很是惊讶。

郑洞国很了解杜聿明。此人虽有儒将风范,但笑声很少。就是他荣升第五军军长、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、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时,他的脸上都没有这么笑过。特别是在攻克昆仑关、击溃号称日本皇军的“钢军”并击毙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时,那可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胜利,杜聿明也没有像今天这么笑得额头上的横纹,如刀刻斧凿般……

人是会变的。不,天下任何事物都是会变的。当郑洞国从迷茫中悟到这一点时,他长长地叹了口气,不再对老朋友、老上级的过分张扬感到吃惊、不解了。同时,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对杜聿明的怜悯之情。

是的,杜聿明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。这个陕西米脂汉子,虽然才华出众,治军有方,特别是在组建训练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上很有建树,但他并没有平步青云。何况他还是蒋介石亲任社长的复兴社的一员。杜聿明脸皮粗糙,嘴唇厚大,很多人说他不是搞政治的料,他确也发誓不与政治来往,做个正规的军人。可是这也不行。在国民党内多如牛毛的派系运作中,他的亲属、社会关系,常常被蒋介石记起。在他任师长兼湘潭警备司令时,因他的太太在松林女子师范读书时曾加入共产党,虽3年后退出,但也受到了调查。后来,在他任军长时,又因他二姑的儿子、在延安正走红的李鼎铭,再次受到审查。再后来,又因大他许多岁的族侄杜斌丞,

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就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,后来又多次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,差点丢了军长的乌纱帽……也许就是因为这些,杜聿明不管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,都不敢张扬。就是在昆仑关大捷后的那次蒋介石亲临的大会上,他受到委员长的高度肯定与表扬,他在那辉煌的时刻,也没有喜形于色,脸上只是一个职业军人的刚毅与威武。

深知这一切的郑洞国,对杜聿明的尊重不仅仅因为杜是他的老上级、多年的密友,更多的则是对杜聿明人品的佩服。就是五华山之变,也就是杜聿明奉命赶走云南王龙云,被停职查办时,他也坚信杜聿明对龙云并非不义,而绝对是为他背黑锅。事实证明了这一点,他对杜聿明的感情就更深厚了一层。他之所以很高兴地从汤恩伯那里来做杜聿明的副长官,原因也在这里。虽然回首往事,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交友上没有走眼,但他对今天杜聿明的大笑,还是感到隐忧,并有些微的心疼,或者说心里像失落了什么。

桂庭兄,你在想什么呢?

杜聿明正和他的参谋长挥舞着手臂侃侃而谈,偶然回首中发现沉思中的郑洞国,忙走过来问,口气不再张扬,而是十分亲切了。怎么?你感到冷了?

是的。山上风大,我是有点冷。

那我们就下山吧!

杜聿明立刻携着郑洞国的手,向山下走去。

他对郑洞国的关心是真实的。多年的交情不必说了,就拿他病倒后在北京治病时,他卧床给蒋介石写信,哀求把刚刚到南京任第三方面军副总司令长官的郑洞国,调来做他的助手,代理他指挥军队一事,就可看出他对郑洞国的厚望。当时,杜聿明并非没有助手。副司令长官已经有两位,一位是马占山,一位是一直在广州省亲、直到听说杜聿明病倒了,才来上任的梁华盛。杜聿明无法信任

这样的人,对别有用心或者说心术不正的梁华盛,他更是鄙夷。郑洞国到职后,果然不负他的厚望,既忠心不二,又不贪功敛财,这在腐败的党国,真是难得的朋友和人才!所以,他对郑洞国极为器重而又备加关怀。

他们匆匆下山,风雪越来越大。远远望去,这元宝山真像是天地间一个硕大的元宝。

下山的杜聿明就像得到了这个大元宝,依然兴致勃勃地对郑洞国说,这次东北共军按我的设计被拦腰断为两截,首尾难顾。这次南满共军又钻进我们的既定之路长白山区,即便我们不派重兵去剿,他们也会被冻死、饿死的!

赵家驷接上说,到那时,我们再集中兵力去剿北满共军,实现蒋主席独霸东北之计划,就在眼前。这可是盖世之功啊!

是的。这是盖世奇功!

杜聿明的话,又一次刺痛了郑洞国。郑洞国凭他多年和共产党打交道的体验,他深知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军队,是与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,绝对不一样的党和军队。虽然从两党的最高宗旨上看,都写的是为人民,可是实际运作起来,他总是感到他始终是在为一个人服务。当然也有例外,那就是在参加抗战的几个大战役中,虽九死一生,他也无怨无悔,因为他明白,这是为了祖国、为了人民。由此,他想到杜聿明的歼灭东北共军之雄心,总是不大托底。蒋介石 1933 年亲手编印的《剿匪手本》,已经整整 10 年多了,这次又重印下发,他觉得可笑。这 10 年,共军不仅没有消灭,反而越剿越强大。难道这次杜聿明提出的“先南后北”战略,果真能歼灭东北的共产党和他们的军队吗?

这个想法,一直到几天后,杜聿明调集 8 个师,10 万兵力去攻打临江时,他才感到杜聿明用兵确实很厉害,东北的共军悬了!危哉危哉!

3 临危请命

杜聿明的用兵和郑洞国的所想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从4月16日,杜聿明以病躯重返军旅抵达沈阳,才一年不到,国民党军队就先后攻下了久攻不下的四平、长春、吉林、本溪、安东等重要城市,将东北民主联军拦成两截,一在北满,一在南满的长白山区。之后,又采取“南攻北守、先南后北”的战略方针,近日又攻占通化,大兵直逼临江。南满的形势实在是太严峻了!

杜聿明在沈阳,为自己的辉煌战绩兴奋不已。

林彪在北满却彻夜难眠。

身为中共东北局书记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总政委的林彪,深知南满对北满的重要,乃至对整个东北的重要。自从党中央做出“向北发展,向南防御”、“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”的战略决策后,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多名干部进入东北,仅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有4人。由此可见,党中央对东北的重视。由于决策早、行动快,东北民主联军发展也很迅猛,形势一片大好。而现在形势却急转直下。当然,这里有党中央“让出大道,占领两厢”的战略撤退,但也有指挥上的失误。虽然北满已经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,可北满人烟稀少,地形平坦,毕竟不是大兵团作战的有利地形,如果失去南满根据地对北满的支持,可以说南满一失,北满也危在旦夕。这一战场态势的出现和形势的严峻,林彪不会看不到。不过,他不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,他内向、

沉稳，城府很深。所以，尽管内心焦虑万分，他的脸上依然是风平浪静，只是瘦削的脸上更加冷峻，浓浓的眉毛使脸色显得更加苍白。

四平失守后，很多人认为林彪不会打仗了。形势发展到这一步，这些人更对林彪持怀疑态度。但林彪不为所动，也不急于将心中的所想，立即拍板决策。他深知这是涉及我党我军在东北命运的大事，决不可轻率行事。他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联席会议，商讨如何尽快扭转南满的不利形势。参加会议的人很多。其中有彭真、罗荣桓、高岗、陈云等党内著名领导人。

会议先是沉寂了一会儿，但很快陈云就发言了，使林彪的眼里一亮，并充满了期待的目光。他对陈云是很信任的。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，到东北后一直默默地工作，见解独到深刻、目光深远，每临大事比他还有静气。由陈云代表东北局起草的《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》，也即史家所称的“七七决议”，既体现了中央《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》精神，也完全符合东北的实际情况，对当前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。所以，林彪今天非常渴望能听听陈云对扭转当前南满形势的意见。

陈云对南满形势的分析一针见血。他说，安东、通化失守后，南满的形势很是严峻。现在杜聿明又在集结精锐军队，妄图一举攻占我临江根据地，使南满的形势更加危急。南满虽小，是个局部，但它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对整个东北，乃至全国的形势，都很重要。所以，南满不能丢，南满的形势必须尽快扭转。经过这几天的分析和思考，我认为扭转南满局势的当务之急，是选派一些同志去南满帮助工作。

与会者纷纷赞同，林彪也频频点头。

陈云接下说，现在我正式请求，组织上批准我去南满帮助一段工作。

他的这句话，语惊四座，林彪的双眼亮了。

陈云又说，但我在军事上完全是门外汉，群众工作过去也没有做过。去后作用不一定会很大，力求不增加他们的麻烦，多做一些事情，做好南满这篇文章。

陈云话音刚落，只见一伟岸军人即从座上站起，亮着大嗓门说，我萧劲光请求到南满帮助工作！

萧劲光又一次语惊四座，林彪笑了，笑得很开心，当即站起来说，好！一文一武请战辽东，正合我意！说着转身对秘书说，记录，马上电报中央，请求任命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，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；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劲光，兼任南满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司令员。

与会人员陈云、萧劲光的语出惊人中，还没有恢复平静，接着又被林彪高效率的决定再次震惊。高岗在一阵阵惊喜中，大声说，好，好，林总这个决策好！

彭真也说，是啊，南满有了这一文一武，就大有希望，用陈云同志的话说，南满就大有文章可做了！只是陈云同志，你的身体到前线去行吗？

陈云忙说，经过北满大烟泡风雪的洗礼，我想到南满就没什么问题了。

林彪说，既然是这样，陈云同志、萧劲光同志，那你们就在11月3日动身去南满吧。

林彪这话又让众人一惊。

彭真忙说，林彪同志，这个任命很重要，特别是陈云同志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，对他的任命，更应该等中央批复再动身。

林彪面无表情地说，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。你们二人必须尽快去南满。

高岗大着嗓门说，对！对！老彭，这节骨眼上可不能按部就班，救兵如救火！再说啦，中央也不可能不批准这个任命。

彭真还想说什么时,林彪已经宣布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总参谋长,并宣布散会了。

4 夜 话

这几天的哈尔滨风雪很大，特别是到了晚上，没有灯火的城市被风雪肆虐得分外荒凉冷寂，时而在隐约中显露的楼房廓影，极似荒废了千年的古城堡，越发显得神秘恐怖……

但在陈云住的俄式小楼里，却很温暖，充满生机。壁炉正红，吊灯明亮，厚重的窗帘遮住了室外的暴风雪，使室内宁静如春。

陈云正在给吕正操打电话。

从延安到东北后，陈云一直担任党的领导工作，后来侧重抓财政经济工作，进一步展示了他在理财方面的才华。1946年8月，东北局为了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，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，是东北党政军统一的财经机构。后来，陈云又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党委书记，还兼任新成立的东北铁路总局党委书记和总局局长。现在，他要到辽东去了，吕正操接任他的总局局长职务，有些事他放心不下，便在电话里再嘱咐吕正操。

陈云对吕正操说，铁路对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、支持战争很重要，你一定要把它作为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工作。必须在12月份，解决火车头不足和突击修复280台机车。老吕，这可是个硬任务呀……

在陈云任北满分局书记时参军的警卫员福牛，开始还挺有精神地注视着陈云，准备随时为他服务，等墙上的挂钟指到9点时，他就有些困了。为了按时动身去辽东，陈云这几天几乎是夜以继

日地工作，福牛也天天陪着熬夜。这个刚入伍不久的小战士今年才16岁，他搞不明白，陈云怎么放着这里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不享受，偏要主动去南满前线？听说那里条件很苦又危险，山又大天又冷……他不胜浓浓困意，渐渐双眼发沉将要入睡时，门突然开了。他一下子来了精神，立即走到门口去。

来人是彭真。福牛双眼一亮忙敬礼。彭真说小鬼，我们是邻居，又在家里，用不着这么规规矩矩嘛。

陈云见是彭真来了，忙站起来说，外面风雪这么大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手里怎么还提把二胡？

福牛双眼亮亮地问，彭书记，你也要学拉二胡？

彭真一屁股坐下，伸出手说，瞧我这双大手，哪是拉二胡的料呢？老陈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

这回是陈云双眼亮了，忙接过二胡，边看边问，你这可是雪中送炭呀！老彭，你怎么晓得我的二胡坏了？

彭真指福牛说，好几天没听你拉二胡了，问福牛才知你的那把二胡坏了，又没空去买。我就找个明白人给你买了一把，拉拉试试，看怎么样？

陈云一声好罢，就拉起了二胡。福牛高兴地给彭真斟茶说，太谢谢彭书记了！陈书记今夜还叨咕二胡的事呢，没成想您给买来了。多少钱呀？

彭真说你这孩子，什么钱不钱的。老陈，这把二胡怎么样？

陈云边拉边连连说好，好，好极了！

一曲《二泉映月》，拉得陈云如痴如醉。

看到你在临走前夜，还能如此拉琴，我这心就更放下了。彭真一脸笑着说，浓眉大眼里也是一片笑。

陈云把二胡交给福牛，回身对彭真说，彭书记，这么大的风雪夜，你不会只是来给我送二胡吧？

彭真说是的，我有话想和你再说说。

陈云坐着对彭真说,说吧,临走的最后一夜了,我也真希望你再和我说说。

彭真说,不是我对你说什么,而是我想听听你去南满的打算。也就是说南满这篇文章你打算怎么做?

陈云喝着茶说,现在让我说南满这篇文章怎么做,我还真不好说。但有一条我在会上讲了,就是我们必须加强对南满的领导。过去,坦率地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重视不够。比方说,党中央派到东北的中央委员、中央候补委员一共是 21 名,现在几乎都在北满。而南满呢,只有一个萧华,又那么年轻,就挑着那么重的担子,党政军全都由他一个人领导……

听到这里,彭真说你说的不错,过去我们对南满的工作确实重视不够。

陈云放下茶杯,指着墙上的东北大地图说,南满地区人口多,经济交通发达,是块宝地呀!另外,从那里既可沟通朝鲜及旅大地区,又可以从海上、陆地与华东、华北来往。这对发展巩固东北根据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。所以,南满这篇文章怎么做,我认为必须从保卫南满根据地去做,离开这个主题,这篇文章就做不好。

你说的一点没错,彭真在大地图前有些忧郁地说,可是,现在南满的形势太严峻了,保住南满困难太大太多……

是的,陈云点头称是,也许等我们到南满后,会发现困难更多。但是彭真同志你放心,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,我们共产党为何能星火燎原,关键就在于我们党最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的党和军队,就最具活力和战斗力,才能无往而不胜,德者得也。所以,我坚信,只要我们党在南满的工作,依然能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,我们的军队就会有一流的战斗力。此去南满我之所以有信心,我之所以想去南满做这篇文章,根据就在此,工作重点也在此。

好!陈云的话音刚落,彭真就握住陈云的手大声叫好,你在会

上提出去南满的要求后,我就想,你从没领兵打过仗,敢于主动上前线去,肯定是在加强党的工作力度上做文章。陈云同志,现在在我们党内,在干部队伍中,确实滋长了一股腐化享乐风,忘记了人民,忘记了党的宗旨。这次你主动去南满,其意义不仅仅是挽救南满,推动东北局势的发展,也是以实际行动,更高地树立我们党的形象,纯洁干部队伍,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……

陈云打断彭真的话说,彭真同志,我还有话对你说。

彭真握着陈云的手说,那你说。

陈云说,彭真同志,我到南满后,一定有很多困难,要麻烦您多帮助解决。

彭真说不要说麻烦,只要你提出来,我一定帮忙解决,全力支持你的工作。

陈云说这就好。据我分析,目前南满的困难……

他们坐下来,就南满目前的困难进行了认真的交谈,一直到深夜,彭真才走。

送走彭真,陈云接到继任陈云东北财经委主任职务的王首道的电话。陈云说,我相信你和叶季壮同志能把东北财经委的工作抓好。关于用 5000 吨小麦、2000 吨肉类向大连、旅顺换食盐、布匹、火车零部件的事,我会给你们写一封详细的信,现在就不多说了。关于开展对外贸易,是恢复与发展生产的重要一环,也是首要的一环,见效最快的一环。这在当前是工作的重点,你们务必要认识清楚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,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已经走进了房间。当陈云放下电话回头时,发现了她,忙说陆华(于若木的原名),你怎么还没睡?孩子们都睡了吧?

比陈云年轻 14 岁的于若木微笑着说,都快半夜了,孩子们早就睡了。来,试试这皮坎肩,看看还合身不?

陈云这才发现于若木手里的皮坎肩。这是他刚来东北时,天

太冷，一位叫于克的同志送给他的。原本就是旧的，今年已经坏了多处，于若木想到去南满，条件更艰苦，就将它缝补了，拿来让陈云试试。陈云忙将皮坎肩穿在身上，于若木前后拽拽抻抻，陈云连连说挺好，还挺合身。陆华，这皮坎肩都坏成那样了，叫你一补又能穿几年了！

于若木听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。陈云到东北时，顾不上带家属，一直到陈云在哈尔滨后，于若木才带上两个孩子，从延安出发。一路上骑毛驴、坐汽车、火车，历经千辛万苦才找来。仅仅过了半年的团聚安定日子，这次举家又要迁到南满前线去，于若木什么也没说，就答应了，收拾东西准备上路。今夜是在哈尔滨的最后一夜了，陈云还这么忙，望着他瘦削的脸，心里就有一丝丝的疼怜。可她理解丈夫，什么都没说，只轻叹一声就走了。

陈云是个细心人，听到于若木的叹息，忙叫住她，说陆华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你先去睡吧，我把工作再安排一下就去睡。

于若木望着他点点头，轻轻地转身走去。

于若木，走到门口，又忍不住回头说，别忘了明天要走，早点休息。说完掩门而去。

陈云望着关上的门，凝视的眸子里飘过一丝内疚。站了一会儿，他才坐下，拿起笔在铺好的纸上写了起来。这是他临行前给东财委的同志写下的最后一封信。信中一一列举了当前工作的重点、意义和负责人以及需要完成的工作时间。他不是不放心他的继任者，而是怕接任者刚来，情况不熟，而熟悉财经工作的李富春，又远在齐齐哈尔任西满分局书记。为了不使工作上有稍许的影响，在临走之夜，他写下这封长信……

信一写完，把笔刚放到桌子上，笔就被福牛拿走了。他忙说福牛，你干什么？

福牛说陈书记，都下半夜3点多了，我不能再让你写下去了。

陈云笑着说，福牛，你得支持我的工作呀！